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澗集卷九十七至一百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祭酒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羅澤

欽定四庫全書

秋澗集卷九十七

元 王惲 撰

玉堂嘉話卷之五

燕展築南城係金海陵天德二年見蔡無可大覺寺碑
史記不載蕭何修未央宮事此非細事馬遷作漢史而
不見書何謂

青居山古果州也

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為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騶從
盈閭巷時號所居為鳴珂里

源乾曜為相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
平施之道臣二息俱任京官請出以補外以示自近始
詔可又議者言執政與國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成功
上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焉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之裴一切
責豪門坐賈豫給以直僦欺之弊遂絕

李之儀端叔說遺教經係徐季海書李善尺牘東坡所謂手簡三昧者也三昧者正定也

李屏山釋迦贊蓋出王勃成道說李但約散文而為韻語耳其達磨贊曰榔櫪者稱杖也

遺山新渠記有云水至平而善利物今以至平而為不平不爭而為必爭雖有萬折必東之心終有七過皆北之勢

佛書曰獅子吼者言說法與無畏也四萬八千言大數

也嘗讀後宋布衣徐理所進律鑑書其序云律者以實
統虛者也何謂虛氣與聲也氣之在天地間或聚或散
聲之無色無形故氣成於管聲成於樂首取司馬遷法
度又說班固所作律志全取對韻說期於必中選也

鹿菴先生說為學務要精熟當鎔成汁瀉成錠團成塊
按成餅憚以謂作文尤當如是又云東坡草字寫時為
以肘著紙上故筆轉處多不圓草書體貴輕筆當持重
楷書筆貴精謹而體尚寬綽又說顏子壽夭不當只去

顏子身上論他自堯舜以降臯夔稷契周孔和氣所生者多矣至於顏子命數偶天亦不足怪譬如人家昆仲五人有三箇賢的必有兩箇不肖的

郭若思說天之分界南至臨邑郡北至鐵勒部日去地八萬里交趾國日中人影在南

王黃華西京留守廳題名記說趙武靈王既破林胡始城雲中秦紹漢襲其名不改元魏之興也為京師焉西際大河東連上谷南扼中山北控五原廣袤千餘里規

以為甸服逮遼德于晉晉割山前代北十有六州以賂之遼即魏之故基考位為宮闕是曰西京

六典曰父之姊妹其姪稱之曰女伯女叔

唐陸贄傳云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皆稱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其德如何耳

宋弘道說其舅劉景玄先生善記一日友人與遊市取
染工簿令讀數回試之一覽背誦一字不差又圖克坦侍
講與孟解元駕之亦善誦記取新刊稼軒樂府吳子晉
前序一閱即誦亦一字不遺詳定官張孝純說一士人
候某官疾既去遺一葉於坐視之蓋預作祭文也一日
又問一病友友曰且休放入待探懷無祭文相見聞者
大笑

米先生端州斧柯山石說云端州石出高要縣斧柯山

山前臨大溪其絕頂匠者於此鑿石歲久乃成洞穴今
已極深邃洞中常有水至春冬水涸採石中陰黑無所
覩但以手捫石隨大小取之凡石理之精粗即良工往
洞中尚不能別至于瑕玷壘脈須出洞乃可識故有累
日月而不得一佳者大抵以石中有眼者為最貴世謂
之鸚鵡眼蓋石文精美如木之有節也不知者反以為
石病吁可痛哉凡取石有四曰上岩下岩西坑後厓上
岩之石最精下岩次之惟上岩之石乃有眼之美者皆

綠黃二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狀皆圓以
色鮮美重數而圓正者為上其大者尤為稀有絕大者
乃如彈丸有布列硯中或如北斗或五星心房之形者
價不減數萬其生於墨池之外謂之高眼其內者為低
眼曰高眼者以其不為墨所漬掩常可覩于前也無眼
者雖資質甚美不出千錢石之品有數種其色正紫而
微有青潤無芒叩之無聲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
深重近日視之略似有芒叩之有聲此巖壁之石二者

最為發墨乃石之至精者其次青紫參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皆石之下也端人為硯凡色之不佳者須用佛桑花染漬之初亦可愛經水即如故又山有自然團子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謂之子石又謂石之有金線者為美此正其病也端人亦不取云唯材之大者尤為難得每構求方六七寸而無病脈者固亦少矣比歲所貢方硯者五皆以及為準然止于岩石之中品或眼工人輒鑿去之恐異日復求不可必致也

太常新樂祭祖宗於藩邸文

時開邸嶺上

其辭曰惟我烈祖

誕受上帝之命肇造區夏先皇帝嗣守大業卒其伐功
圖惟奉答神祐光昭前烈而祀典闕如爰命多方旁求
先王之樂八音遏逸未潰於成今予小子肅將天子之
明命俾殿南服聞時周禮將具於我魯邦欽命攸司是
徵是舉匪攸敢私聞庶用畢我先志以對天之休命神

其格思

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筆也官至集賢院大學士

金登科記序云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

之是非取證於六經六經之折衷必本諸道道也者適
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傳是已三代而上
道見於事業而不在乎文章三代而下道寓於文章而
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射策較藝取
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士六朝以舉薦得人莫不
稽舉於經傳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舉自是盛於唐
增光於宋迄於金又合遼宋之法而潤色之卒不以六
藝為致治之成法進士之目名以鄉貢進士者本周之

鄉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策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有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詞賦於東西兩京或蔚朔平顯等州或涼庭試試期不限定日月試處亦不限定州府詞賦之初於經傳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以書詩易禮春秋為次蓋循遼舊也至天眷三年析津府試迨及海陵天德三年親試於上京貞元二年遷都於燕自後止試於析津府收遼宗之後

正隆二年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二年改令羣
經子史內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略也經義之初
詔試真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迨及蔚州析津令易
書詩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蓋循宋舊也天德三年
罷去經義及諸科止以詞賦取人明昌初詔復興經義
此經義之大略也天眷二年令大河以南別開舉場謂
之南選貞元二年遷都於燕遂合南北通試於燕正隆
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闢立定程限月日更不擇日以

定為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限定月日分
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第明昌三年
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一名合試依大定
間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多會試四人取一名得
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試取奏旨此限定場數人數格
也自天眷二年析津放第於廣陽門西一僧寺門上唱
名至遷都後命宣陽門上唱名後為定例此唱名之格
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直赴御試不中者別作恩榜賜

同進士出身會元御試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初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諒恩此該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特授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郎後不得為例明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一十一官第二第三人授九官餘皆授三官此授官之法也進士第一授丞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授之格也近披閱金國登科顯官陞相位及名卿士大夫

間見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贊太平如大定明昌五十
餘載朝野閒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居多科舉
亦無負於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說誦其句讀
摛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蟲而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以
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建萬
世之長策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國家所以稽古重道者
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維
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庚子歲

李秋朔日東原李世弼序

唐人黃金臺詩云燕昭北築黃金臺四方豪俊乘風來
秦家燒書殺儒客肘腋之間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道
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關秦家城外悲河山
河山關頭車馬路殘日青烟五陵樹徒單顓軒云此詩
議論深長甚可學也

皇甫湜編年紀傳論云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
制而為紀傳相承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

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氏承秦以呂氏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也

均輸法起桑弘羊謂市井百貨皆輸官坊商賈不復貿易

唐禮部員外郎為瑞錦窠員外廳前有大石碎諸州廢印於上又掌圖寫祥瑞令狐楚元和初任此員外郎嘗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

退朝錄漢疏廣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

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
而生怨待君子以誠治小人以術反是為不仁不智矣
東銘似乎兼愛其實理一而分殊

漢制州郡佐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自辟如杜高則楊
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

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以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
攝已命則同正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
三司使謂鹽鐵度支置制條例司

歐叅政云天下之事惟宰相得行惟臺諫得言

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

長城始築自趙簡子議者亘千里人治一步役三十

秦制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

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

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

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

戰故兵強國富

漢故事云漢興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畢復置酒侍坐
殿上依尊卑以次起上壽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
鐘鼓無歌詩魏青龍二年以古置酒曲代四會曲又易
古詩為羽觴行用為上壽

古者司會今之尚書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
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
冢宰廢置

竿復引一索其名為竿人懸竿空度彼絕壑此獨孤及

招北客辭也

天子之門以通十二子謂甲與子為干支之首總而言之也六壬壬為水其數皆六如六丙六丁之類

百六之會章會統元考漢以黃帝上元甲子為首至太和元年所積之數至百六十年為一厄也

漢律
歷志

高麗官制其品從論穿執傘有陪蓋為從傘也

金國初問宋索金文玉冊宋曾冊為東懷國

溫公通鑑無高祖廢孝惠留侯招四皓從太子事伊川

易傳取之者善其智而能諫以明納約之義溫公去之者為後世慮遠矣去取之意兩不相悖學者當默識之楊龜山云箕子疑亦可死而佯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傷勇矣

老莊之學衡麓胡先生云老莊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不復以誠信為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趨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玄虛幻渺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棄實德浮游波蕩其為世害更甚於

文而滅質

漢開西域三十六國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國之南遠者萬有二千餘里近者不下九千餘里

或問上蔡先生講論經典二三其說者當何從謝答曰用得即是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之或過於幽深證之或出於穿鑿將破碎大體不見聖賢之用心宜無取焉

劉元城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楊龜山語游執中云常以晝驗之於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於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否也

伊川先生云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東坡先生云聖人之言當以數句成文而求其意若學者率以一字為斷遇其不同則異說生焉

朱文公語學者觀書法云且當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

著實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東坡論老莊之教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所值者商鞅韓非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大抵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者理勢然也

陳履常云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

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至竊謂陳子之論有大學所謂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之義要當豁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之

胡文定公云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為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

石徂徠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一身蓋假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與

侯師聖曰事君者以行道為志非為祿也然亦有時而

為貧若專以祿為事則廝役之志也

胡衡麓曰士之器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苟富貴而已則亦無所不至矣孔子所謂鄙夫之事

橫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鮮不傷手也堯夫詩有云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元不是庸夫陳述古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伊川云別事人多強得唯識量不可強如鄧艾位三公

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當謝玄
破苻堅對客園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又
云堯舜事業亦只是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切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
不足處便好人家纔得事事足意便不恰好事出亦體
消長之理言也

青苗錢如今之預取麥錢也假如目下麥價一貫借與
五百將來徵麥一石

助役錢國家遇有大役均取錢於民官為催傭也

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章曰大唐入某國之印見蜀王建世家

五代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漂沒其使

吳越王錢鏐嘗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歌曰三節還鄉今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亭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唐開元二年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漢制由郎官而出宰百里由郡守而入為三公

漢少府掌山海陂澤之稅以備天子私奉大司農掌國貨以供軍國之用

漢制武帝北伐乃置萬騎太守而馮政兼於郡二千石錢譜劉更生傳舜父盲其母常鬻薪以自給舜時糴米返貯錢于米囊中以還其母則重華之世錢已行矣此

唐代錢之驗也賈逵注夏商金幣三等錢為下等先儒
所傳有錢明矣梁大司馬顧協所撰錢譜序云
漢尚書郎主作文起草月賜赤管一雙

秋澗集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秋澗集卷九十八

元 王惲 撰

玉堂嘉話卷之六

野合者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
此時婚謂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故曰
野合

宋紹興中衍聖公渡江而東者孔玠也

蠶為龍之精按馬質云禁原蠶注天文辰為馬蠶書曰
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李林甫
月令釋曰先蠶天駟也先蠶之神或以為苑窳婦人寓
氏公主或以為黃帝或以為西陵氏或以為天駟歷論
不一然蠶其首馬首其性喜溫惡溼其浴火月而再養
則傷馬此固與馬同出於天駟矣然天駟可為蠶祖而
非先蠶者也蠶婦人之事史記黃帝娶西陵氏始蠶漢
祝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此或有所傳然其祭設壇或少

牢或太牢或一獻或三獻禮必皇后親享北齊使公卿
祝之非也其曰龍精見荀子賦贊

唐制開府儀同三司謂置府辟吏儀同三公也

感生帝唐王仲丘傳引鄭玄注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
必感以興故夏之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
祈穀感帝之祝貞觀用之矣

廟制古者天子七廟自虞至周不易之制也七廟者即
寢廟前廟後寢漢自明帝詔遵儉約無起陵寢藏主世

祖廟魏立二廟晉宋齊隋及唐皆同一廟而異其寢宋
遼因之廟所以象生之有朝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
之臯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
親也諸侯五廟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鄭氏曰太
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蓋諸侯不敢
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為諸侯不得立出王之廟後世
子孫祖其始封者而其或有大功德特命祀其祖先則
立廟可也魯有姜嫄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若王者

之後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可為祖則祖其先代之王也宋祖帝乙是也

大夫三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鄭氏曰太祖是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鄭志答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三廟隨時而遷不立始爵者為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貳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

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

廟

太祖正東向之位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以正昭穆

以父

明察下曰昭子以敬事上曰穆位則與祖相代此遷之殺也張純曰父

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者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者順也杜佑曰太祖於室之中與西壁下東面太祖之子南面為昭次之昭

之子北面相對為穆張純曰元始中禘禮父為昭南面
子為穆北面相對為穆父子不並坐也

又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
無亂也

藏主開元禮義鑑曰藏主合在處何所按五經異議云
藏主於廟西壁中備水火之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
道尊右鬼神幽陰也祭薦檀弓有薦新如朔奠

謂重新
物為之

設奠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二以

首月薦二以仲月士用特豚大夫用羔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高堂隆曰天子諸侯月有祭祀其孟月四時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以犬而已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又薦新雖在廟皆不出神主五禮精義曰但設神座

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亦推其先獻之禮

以盡誠敬而已

宋秦益公檜家廟制紹興中命立家廟於私第中門之
左一堂五室世祖居東東二昭西二穆堂飾以黝堊神板
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一寸八分大書某官某夫人神
座貯以帛囊藏以漆函用神厨歲四享用孟月柔日具
三獻有司言時享用常器常饌上倣政和故事命制祭
器賜之

舞雩臺雩祭蓋龍見建巳之月巳乃陽亢之時陰氣難

達用女巫舞雩女陰也舞所以達陽中之陰也又吁嗟而禱雨曰雩

社稷位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長首種先成故長蔡邕曰其位在中門之右社主陰其壇故北向天子曰大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為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曰里社各以所宜木立而表之大社廣五丈諸侯半之蓋方廣二丈五也皆冒以黃土其主以石謂石土類也其位社東而稷西王之

祭也南面其服也締冕其牲黝其祭血取其陰類其罇
大壘其樂應鐘其舞帔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
其義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春有祈而秋有報也稷
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養
人故也地載萬物天垂其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
尊天而親地故教報焉

家主中雷田主社示本也

陳氏
禮書

諸侯城郭之制典命云上公九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

室車旂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為節

國家國之所居為城方也公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三里宮方三百步

五土所宜鴻烈子曰土地各以類生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癰木氣多偃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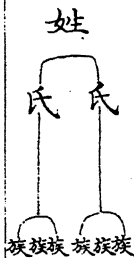
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堅土人剛弱土人肥
壩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七水所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
濁而宜菽澼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
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爾
雅曰大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
武

釋菽鄭司農云古者士相見於君以雉為贄見於師以

菜為贅釋即舍也始入學必舍菜禮先師也菜蘋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猶子事父母有薑荳也

姓族氏說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左氏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周語曰伯禹

疏川通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姁氏

曰有夏

堯賜禹姓曰姁封之有夏

謂其能以嘉利富生物也祚四岳

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也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姓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諡則文武成宣是也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是也氏於爵則王孫公孫

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
鳥五鹿氏於事則巫土匠陶是也蓋別姓則為氏即氏
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
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
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
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贄禮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
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

序雁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蓄而不散遷者鷺也故庶人執之可蓄而不違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

食邑說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其關內侯本無食邑其加異者列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

漢初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食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輸錢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

漢因鄉評取士謂因人共推之也如公孫弘以文學萬

石君以孝謹聞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為郎劉辟疆以八十為衛尉公孫弘以八十為相趙充國以七十為將軍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

漢集議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苟疑似未決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以下至博士議郎皆得議之不嫌於卑抗尊也如呼韓邪單于款塞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獄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議者六十人

故曰漢集議有公天下之心

漢封侯號有宰相封侯者公孫平津是也有婦人封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鄼侯樊噲妻呂嬃封臨光侯是也以地名封者平陵宜春是也以功封者冠軍驃侯是也以美名封者博望博陸是也

太行山水皆洑流地中關中諸水皆行流地上

金銀魚袋唐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銀魚袋以防詔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

始賜魚中宗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宋
張師正倦遊錄云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以金
為飾亦身之華也

上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鎮圭冒圭 公謂二王之後
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
信當為身與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但文有麗縵耳
欲其慎行以保身也鎮圭尺二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
安也所以安四方以四方鎮山為飾崇高敦厚而萬物

附焉者山也冒圭孔氏曰冒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偽猶今之合符也

子穀璧男蒲璧 穀所以養人蒲為席以安人璧皆徑五寸子男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桓強立不撓而安上為任故公主瑑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侯外而蔽內屈者卑足以長人故侯伯之圭瑑之子不足以長人而可以養人故璧瑑以穀男不足以養人而可以安人故璧瑑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用者必盡其

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同也

王后駟琮

駟音組

作方玉五寸上有鼻以組繫之因名

駟蓋古者建國王立朝后立市用以為權也

牙璋中璋 典瑞曰牙璋起兵旅治兵守鄭司農曰牙

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又牙璋中璋皆

有組

牙之飾賈公彥云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白虎通曰

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兵起為義

如漢有銅虎符魏有兵符以發郡國兵豈牙中之類歟
白琥 刻虎為形者以形成於秋也琥禮西方之玉也
以鹽為虎形者亦示武之謂也

瑗 說文瑗大孔璧也人君上除陛以相引

環玦 荀子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釋穀梁曰君
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蓋環之為物或施於佩或施
之於反絕佩環則不佩玦

六幣相合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

錦琥以繡璜以黼何也昔太王事狄人以皮幣繼之以
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
合珪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
全黼則黑白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
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享禮贈送者以束錦聘禮享
君夫人以束帛私覲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賔介
饗餼皆以束帛賔介饋之以束錦食禮君侑幣小束帛
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宜於錦也合璧以帛合琮以錦

宜矣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故以文琥
西方也萬寶之成莫備於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
辨莫斷於此故以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皮馬不
上堂故圭璋特達於上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者歟
伏日歷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
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
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
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

臘日風俗通曰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祭先祖也漢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漢舊儀曰臘者報諸神鬼古聖賢有功於民者禮記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周禮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節有八節

玉節 玉節之制以玉為之以命數為大小守邦國者用之

角節 用犀角角在鼻上是角中之貴守都鄙者用之
虎節 山多虎者用之謂晉國之類以金為節鑄象馬
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

人節 平地多人者用之謂衛國之類

龍節 澤多龍者用之謂鄭國之類皆以金為之以英
蕩輔之英蕩畫函也以竹為之而有飾焉盛節器也
輔之節者使不損也

旌節 道路用之道路謂鄉遂大夫也

符節 都鄙用之都鄙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采地之吏也

管節 以竹為之析竹節為符節全竹為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珪守邑土信符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矣

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

傳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如今移所過文
書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漢制門關用傳
作兩行書繒帛上各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

秋澗集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秋澗集卷九十九

元 王惲 撰

玉堂嘉話卷之七

喪服小記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故有五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

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則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禰

繼禰

小宗小宗

禰

繼禰

小宗小宗小宗

禰

繼禰

小宗小宗小宗

禰

繼禰

小宗小宗小宗

別子繼別
為祖為宗

大宗大宗大宗

諸侯

繼世之君

君君君君君

陳氏禮書云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為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為大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為之服衰三月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為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從曾祖兄弟宗之四世親盡屬絕而不為宗矣然言繼別為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為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子者子之子

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即國君也其可宗乎

璽 衛宏漢書舊儀曰璽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天子信璽凡六又曰諸侯玉印黃金橐駝紐文亦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龜紐文曰章

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
鼻紐文曰印孫堅得傳國璽方圍四寸上紐盤五龍然
則漢天子之璽其方不過四寸諸侯王以下其小可知

土牛制義

月令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正義曰出猶作也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其
月建丑又土能剋水持水之陰氣故時作土牛以畢
送寒氣也土勝水故可以勝寒又且以升陽唐月令

季冬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平立春近正月望則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後漢書季冬作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

其牛色以歲之幹色為首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己土其色黃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以支色為身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酉金其

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土其色黃納音色為腹
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色赤他倣此
以立春日榦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設
令甲子歲甲為榦其色青則青為牛首子為支其色
黑則黑為牛身納音金其色白則白為腹又若丙寅
日立春丙為榦其色赤則赤為角耳尾寅為支其色
青則青為脛納音火其色赤則赤為蹄

九州釋義

兗州 兗信也五行星流而為兗

豫州 豫舒也又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其序

荊州 荊彊也陽盛物堅其氣急

冀州 冀近也爾雅云河兩間曰冀

青州 元命苞曰虛危星精流而為青

雍州 雍壅也唐地紀曰雍兼得梁之地西北位陽所

不及陰氣壅遏故取名焉

益州 益謂溢也

徐州 徐舒也

揚州 揚輕也

鍾山 徐爰曰建康北十餘里有鍾山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侯祠故世號蔣山神

赤縣 張衡靈憲圖曰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冬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史記鄒衍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
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者又有
九乃謂九州也有神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
也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三川 河洛伊也

司馬光言行錄有司奏言日當食不食光言食不滿分
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而京師獨不見
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

災當益大不當賀詔從之後以為常

漢宮中有宣室武臺召文臣則於宣室召武臣則於武臺

春夏秋冬釋義

禮鄉飲酒云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夏之為言
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
守義者也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天地嚴凝之氣始
於西南盛於西北此天地尊嚴之義氣也溫厚之氣始

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盛德之仁氣也

按地志今衛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
又云武王至於商郊牧野乃築此城

祭說 唐韋彤議曰祭非外至生於心者也是故聖人
等牲牢布籩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
廟交神明而全孝敬也

遺山嘗與張叢齋論文見有竊用前人辭意而復加雌
黃者遺山曰既盜其物又傷事主可乎一座為絕倒

叢齋

即張緯文先生蓋遺山戲語也嘗有詩
云因君寄謝懷齋老道我今年六十七

作論法 鹿菴云論與義體式一般亦是冒原講證結
但論入作獨句直下不似義兩句扇對而入如麻先生
漢書貫五經論最明白得體

金清漳老人南宮人曾撰本縣二閭神廟碑遺山見之
謂進士張和之有讀得行之語

光武同馮異遇雨燎衣處在今南宮東北二十里馮邨
內外制翰林學士所撰者為內制中書舍人定撰者為

外制

金哀宗朝有親軍殺其子者法家斷不至死上曰親軍宿衛之人父子之間殘忍如此與常人不同竟坐死論徐大卿云詔命之體莫如兩漢以其典實故也餘則何能又大卿等論及子告母事孟德卿有莊公文姜之說徐公主義重於母

李侍講說中和真人在龍庭時以膽對無時恒備物以充咀嚼時一士人同在邸舍師每與之分甘一日師復

求之彼辭無有託便旋食焉師知之因曰沙漠之羊與中土為用略同肉充飢毛作氈皮為裘角為杯匱此人所共知不意近來羊尿又何以配餅食也聞者為大笑彼徐悟其方已甚有愧色

楊勸農春卿夜讀書有鼠出躍書几上忽投膏罐中楊子取一方木覆之隨突以出環書冊走不輟作人語曰油著油著楊笑起曰吾避汝燕城閣前晌午市合更忙猝不能過即擎虛器云油著油著人即開避故鼠亦云

云聞者為笑

圖克坦公說石丞相琚大定末致仕居鄉中一日會客間聞司錄呵喝過門公即起立既遠復位客曰丞相何若此公曰參軍雖微國家命官也吾敢不敬衆客為嘆

息

丞相字子美中山人

王西溪嘗云表章體臣無居首之理故今之表式皆以帝旨冠首

王西溪云元遺山錄冊中云東平范尊師菴內見化飯

王先生說渠海州為吏時歲貢糟薑糟蟹海棠出州東
入海八百里峽島島是龍宮地生海棠作矮樹花色深
紅大如茶盃而百葉香韻殊絕開時可持一月久既衰
不落而萎每歲自島中移百本入海州御園明年再移
百本而以先所種者供御每花一金籤牌記之腳花乃
得入州官民家每一花必三葉承之重九開

鹿菴先生為學士日命應奉編修輩取金寶錄內各臣
事蹟欲集為長編俾士大夫家易於觀錄或問其去取

法曰大抵人之功勞必須具載如西漢曹參樊噲傳此其例也又曰西漢列傳是多少好墓誌碑銘格樣學之有餘師矣既而侍講某多畧去其人勲效鹿菴聞之曰某不解此平日於書多謾讀過去了

秋澗集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秋澗集卷一百

元 王惲 撰

玉堂嘉話卷之八

甲午九月望日東原五六友人會於孫侯小軒話及前朝得失之漸座客問云金有中原百有餘年將來國史如何爾或曰自唐以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湖以南趙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

石苻姚一載記爾衆頗惑焉僕曰正閏之論愚雖不敏
試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為名族延及唐
末朱溫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安巴堅乘時而起服高

麗諸國并燕雲以北數千里改元神冊與朱梁同年即

位

元年
丁卯

在位十九年遼太祖嗣位

諱德光太
祖第三子

改元天顯

元年丙戌與唐
明宗同年即位

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清泰來

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遼太宗赴
援以滅後唐石氏號晉晉以燕雲十六州獻於遼太宗

歲貢帛三十萬疋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
議奉表稱臣告哀于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
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為負
義侯置于黃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
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發由太原入汴
自尊為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為
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褊于宋校其兵力而澶淵
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疋

約為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降及晚年遼為翁宗為孫至天祚金朝太祖舉兵西來平遼克宗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孫帝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予故不可不辨夫劉淵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臣伐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泓終為晉將劉裕所擄斬於建康市返本還元茲作載記理當然也夫完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武元時而天下南北敵國素非君臣若依席上所言金為載記未審遼史復如何況

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期五十
餘年已即帝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也於宋史為載
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顛倒斷無此法既遼之世紀宋不
可兼其金有中原更難別議以公論處之據五代相因
除莊宗入汴復讐伐罪理勢可觀朱梁篡逆甚於莽新
石晉因遼有國終為遼所虜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
廢湘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內朱梁名分猶
恐未應遼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加之

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為北史宋太祖
受周禪平江南收西川白溝迄南悉臣大宋傳至靖康
當為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有餘年當為
北史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為南宋史或曰歐
陽宋之名臣也定立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熟議如
何今日復有此論僕曰歐陽公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
不知梁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膺周禪以尊
本朝勢使而然至於作十國世家獨稱周漢之事可謂

難矣請事斯語厥有旨哉愚讀李屏山詠史詩詠五代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舉朝惟有一韓通愚嘗驚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臣諸大夫議論篇章不為不多未嘗有此語非不能道也蓋禘之說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隋季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以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擾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確前人隱約之迹當從公議論者又曰金有中原雖百餘年宋自建隆於今幾三百年

況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有復讐之迹固可兼金
愚曰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公不以為然請以五代

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弒太后詔立帝弟

武寧軍節度使嗣位

名贊河東節度使劉旻之子

後雖廢為湘陰公

旻尋亦即皇帝位於晉陽終旻之世猶稱乾祐四帝二

十九年至宋太祖興國四年歸宋依今日所論旻係劉

高祖母弟在位四年其子承鈞嗣位改元天會五年郭

周已絕

郭周三主十九年東漢四主二十九年

東漢四主遠兼郭周郭亦不

當稱周固當為閏宋太祖不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承
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
鑑當列東漢為世紀歐陽不合作十國世家嗚呼國家
正閏固有定體不圖今日輕易褒貶在周則為正在金
則為閏天下公論果如是乎況蔡城一事蓋天朝征伐
之功是時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快斯須之忿
昧唇齒之理自謂愛已而惡他延引強兵深入遵行覆
轍徽宗跨海助金破遼之事媒孽後禍取笑萬世何復讐之有也宋

自靖康以來稱臣姪走玉帛歲時朝貢幾於百年豈其
今日私論遽稱尊大果使宗廟有靈必可其議也泰和
間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漢唐鄧宿泗章宗分遣應
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為所破宋遣臣方信孺等卑辭

告和請叔為伯進增歲幣獻權臣之首

韓侂胄侯師旦也繪其容漆其

首函送
幽都

至於闕下信孺有古調一篇猶能草畧記之大

朝君相仁且慈小麥未熟休王師姦臣豈足贖民命既
往不咎來可追此詩書於上源驛壁間館伴使入朝題

奏上頗哀憐是時中原連年蝗旱五穀不登山東猶甚
章廟自責之心深重形於歌詠者頗多每以偃兵為念
故詔百官議曰朕聞海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
宋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邪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
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鄙今已敗衄哀懇告和朕思海
陵之言宜如何爾時臣下本希上意故進言曰先于靖
康間宋祚已衰其游魂餘魄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
在蜀不能紹漢之遺統大可見也和議乃定今日校之

此語乃當時繼好息民之大畧非後世正統之定論或曰何以知之曰夫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疏遠不能紀錄世數名位南宋高宗乃徽宗之子欽宗之弟歲月不易以即位奄有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以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特承宋統或從今日所論包為載紀二論俱非至公座客又云遼之有國僻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北齊為比僕再拜而言曰以此責之膚淺尤甚若以居中土者為正則劉石慕容苻姚

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者也若以有道者為
正符秦之量雄材英畧信任不疑朱梁行事篡奪內亂
不得其死二者方之統孰得焉夫授受相承之理難以
此責況乎泰和初朝廷先有此論故選官置院創修遼
史刻期榜狀元張橈預焉後因南宋獻馘告和臣下奏
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修遼史緣此中州
士大夫間不知遼金之興本末各異者向使泰和間若
是遼史早得修成天下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座客愕

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何其悉也問一得三實出望外
幸卒言之僕因就毫楮錄狂斐以俟憲事者刪之庶備
他日史官之採摭云爾燕山修端謹記

鹿菴云古詩句多平字不能得健如杜詩古調一句七
字有至六字無平者律則當如樂律和應否則不成音矣
紀行

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名北上發自鎮陽信宿過中山
時積陰不雨有頃開霽西望恒山之絕頂

所謂神
峯者

聳拔

若青蓋然自餘諸峯歷歷可數因顧謂同侶曰吾輩此行其速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翌日出保塞過徐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劒戟而葱翠可挹已而由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蜀先主廟經良鄉渡盧溝橋以達於燕居旬日而行北過雙塔堡新店驛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店及於懷來縣縣之東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蕪沒西過雞鳴山之陽有邸店曰平輿其巔建僧

舍馬循山之西而北沿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郎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梔胡嶺下有驛曰李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毳幕羶車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一解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隸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

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
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
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成者之所居自堡障
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
惆陵丘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
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
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
達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其外垣高文餘方廣

一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旁立兩廡前峙
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
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頽址望
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
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濤沱之三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驢
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
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鑿冰而
捕也瀕河之民雜以番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

有種藝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而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霽之氣覆其上焉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如翕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前狀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刺漢言兔兒也遵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里紇都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

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悞竭惱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之陰多松林瀕水青楊叢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麻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乃本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

水曰塌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堠石堠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於平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堠然由是名焉自堠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於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啟行東由驛道過石堠子至忽蘭赤斤

山名以其形似紅耳也

東北迤邐入

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

名山大川不可殫記至重九日王師麾下會於大牙帳
灑白馬漣修時祀也其什器皆用樺木不以金銀為飾
尚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崦間避冬林木甚盛水皆
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為禦寒之具其服非毳革則不
可食則以羶肉為常粒米為珍比歲除夕輒遷帳易地
以為賀正之所日大宴所部於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
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正月晦復西南行
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赴春水飛

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於大牙帳灑白馬湏什
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
否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
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暖薪水易得之處以避之
過此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
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畧也僕自始至迨歸遊於王庭
者凡十越月每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於供帳衾褥衣
服飲食藥餌無一不致其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

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王之意出於好善而忘勢
為吾夫子之道衰而設抑欲以致天下之賢士也德輝
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於隗者至焉因記行李之本末
故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輝謹識

商司業錄到太常諸雜儀禮

文德殿宿齋儀注差官等

景靈宮行禮儀注差官等

太廟行禮儀注差官等

明堂大禮陞降玉輅儀注

明堂殿行禮儀注

明堂殿星圖

明堂大禮畢紫宸殿稱賀儀注

明堂大禮畢登門肆赦儀注

明堂升陪事并禮饌差官等

明堂降御劄鑰院并奏告事

明堂大禮修築路道圖

明堂大禮笏記

明堂大禮排日祭祀

明堂降御劄修路教車按輅等年代月日

明堂大禮逐次趨那更點

明堂大禮差五使等官年代例

明堂大禮總差官

頭冠法服樣

玉輅圖

玉輅件段尺寸

及太平車
尺寸等

逍遙平輦圖

并尺寸等

太常樂圖

祭器圖

黃麾大仗圖

明堂大禮文武官合著服色等

御龍直執從物圖

明堂大禮鼓吹雞唱警場圖

明堂大禮樂章樂曲

明堂大禮合降指揮等

明堂大禮為值雨降過生創指揮例

明堂大禮諸雜事例等

明堂大禮祇應并鋪分人數等

熙朝盛典詩

大安輦件段

明堂大禮教象申請事節

計三十七冊曰明堂大禮

景定四年藍大正記

至元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商琥錄

宣和鹵簿圖 祀園丘圖 東封泰山圖

監修國史例

忠齋劉承旨說宋朝監修國史宰相初任者謂之開局
一月一至院謂之過局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七月初四
日右丞相旺扎勒受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右丞相如
故

寶儼水論

周世宗南伐駐蹕臨淮因覽唐貞元中泗州大水記詔
實儼論其事儼獻文其畧曰夫水沴所具厥有二理一曰
數二曰政天地有五德一曰潤二曰暎三曰生四曰成
五曰動五德者陰陽之使也陰陽者水火之本也陰陽
有常德故水火有常分奇耦收半盈虛有準謂之通正
羨倍過亢極無不至謂之咎徵二者大期率有常數除
之主始於淵獻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有七百二十有
八歲為浩浩之會當是時也陰布固陽澍雨天下百水

灌注漲其通川岸不受餘則旁吞原隰科坎平槩則漂
墊方割雖堯舜在上臯夔佐政亦不能弭其沴也過此
以還則係於時政如其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冒昧以
下專政不明賢不立則苦雨數至潦水積厚然陰陽之
數也貞元壬申之水匪數之期乃政之感也德宗之在
位也啟導邪政狎昵小人裴延齡專利為心陰潛引納
陸贄有其位棄其言由是明明上帝不駿其德乃降常
雨害於棗盛百川沸騰壞民廬舍固其宜也王者苟能

修五政崇五禮禮不瀆政不紊則五日一霏微十日一
霖霖十五日一滂沱謂之時雨所以正五運之制節占
象晷刻無有差爽則神農之世其驗歟世宗嘉之國初
遷禮部侍郎依前學士判太常如故是時祠祝樂章宗
廟謚號皆儼所定換人服其諛博儼冲澹寬簡好賢樂
善平居怡怡如也未嘗失色於僮僕優游文翰凡十數
年著大周正樂三十卷詔藏於史閣其大周通禮未及
編纂會儼卒議者惜之

元貞元年六月十三日宋太祖實錄抄并校勘無差時
開真定野河事甚不便

金史 王文康公定奪

此王狀元先生
時為承旨學士

帝紀九

太祖

太宗

熙宗

海陵庶人

世宗

章宗

衛紹王

實錄
闕

宣宗

哀宗

實錄
闕

志書七

天文

五行
附

地理

邊境
附

禮樂

郊祀
附

刑法

食貨

交鈔
附

百官

選舉
附

兵衛

世襲
附

列傳

舊實錄三品以上入傳今擬人物英偉及勲業可稱不限品從

忠義

隱逸

高士
附

儒行

文藝

列女

方技

逆臣

諸王后妃開國功臣在先

書示仲謀王相修史事宜急不宜緩多年採訪竊恐
老人漸無費用不可惜當著厯令一人專掌以後元
裕之蕭公弼奏用銀二千定今即編修書寫請俸飲
食紙劄費用作若干定撰三五百定都了又命採訪
文字令言者旌賞隱者有罰仲謀所宜著心編修且

要二員直須選擇如魏太初及周幹臣云云本把合用儒人兼管不宜用他色目如他日同修編修人來房屋決少目今便合商議起蓋蓋下房屋都在文廟以後也得用謂如仲謀兼編修徒單雲甫受直學士兼同修李仁卿學士兼同修胡紹開年小也宜喚去比至定俸且與批支若家小來更好都交文廟裏住史事早成其他不預史事者在於文廟自當退去此明年話也仲謀宜知之書寫典史雜使以後必

須用謂文字未集且定編修二人若路逐書寫二名
更佳雜使亦不可闕將來院官不要人使喚中統二
年示



秋澗集卷一百